

水不在长,有峡则名。这是  
●文史漫笔

笔者置身长江三峡之巫山小三峡油然而生的景语与情语。我们的游船像一枚树叶漂进了20里水路之巴雾峡,满船欢笑声中,忽而山回水转,滩险流急,少顷,钟乳密布,顿失前路。在满船惊叹声中,“不慌!”看船夫在弯路前停船细察,看准一股激流,即胸有成竹地操舵,游船坚定前行,石出疑无路,拐弯别有天,到了“U形弯”,船夫在逼仄处猛点几下竹篙,啊,转过“U形弯”了!

转过这“U形弯”,恁多美景、奇景,看前方又是山环水绕,弯路重重,让人酣畅淋漓地体验着陆游笔下“山重水复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”之境界。

弯路,是河流特别是山峡中的一种常态,也是自然界的一种常态。写作不也如此?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?说起写作,每一篇都是新的开始,如同面对未走的水路,一帆风顺的太少,总要遇到一个接一个的拐弯——这些弯路,也是瓶颈,该怎么办呢?转弯前不可惊慌失措,转弯中要保持定力,转过弯,又是一片好风景,甚至可见愿景。

人生亦如此。人生之路多曲折,常常遇到转弯,说“九曲十八弯”也不为过,甚至有时会误入“死胡同”。人要进步、要前进,必须学会转弯。转弯对人来说,可谓一种必不可少的磨炼。经此磨炼,让转弯圆通,走出“死胡同”,才会有成长与成就。成功,往往藏在弯路和拐角的后面。

记得小时候,每到腊八前一天,姐姐总会拿着一个葫芦瓢,带着我挨家挨户去“借粮”。那时候,村里各家谁也凑不齐腊八饭所需的八样食材,就有了这样互相帮衬的习俗。每到一户人家,姐姐就会甜甜地喊“大娘”,我也跟着叫“大婶子”。大人们总是笑呵呵地拿出些绿豆、红豆之类的杂粮,倒进我们举着的瓢里。母亲也会早早准备好红枣、杏仁,等着别家的孩子来取。这一来一往间,腊八前的小村庄便热闹起来了。

腊八,少不了腊八粥。这习俗到晋南,却悄悄换了一副模样。晋南是面食的王国,处处离不开面食,腊八粥也不例外,也要加进面条,连粥带面烩在一起,既是粥,又是面,就成了“腊八面”,我们称之为“腊八饭”。

刚进腊月,主妇们就开始筹备做腊八饭的食材。翻缸倒罐,找出家中的各式豆米,红豆、绿豆、黄豆、豇豆、小米、玉米……如果有条件,再配上花生或是几颗莲子,那就更上了一个档次。熬粥,要有耐心,正如“熬”字所蕴含的深意,就是要用慢火细炖,让豆米释放出更多的营养和香味。待粥底浓稠,色泽温润,将擀好的面条一绺绺地抖入锅中,便可大功告成。这样的腊八饭盛出来,但见红的豆、绿的豆、黄澄澄的小米,衬着玉白色的面条,光是看着,心里就有了暖意。

吃腊八饭,第一碗主要吃面。母亲会按照每个人的饭量,把面条先一

# 人生之河几多弯

齐世明

苏轼的人生,尤其是死里逃生、被贬黄州的经历,正是他圆通转弯、走出人生大拐角的过程。元丰二年(1079),“乌台诗案”让苏轼险些丧命。出狱后,他被贬黄州,担任一个无薪无居的虚职,仿佛走进了人生的“死胡同”。政治上的毁灭性打击和生活的极度困窘,让苏轼一度心如死灰。然而,他却在贫瘠荒地上建屋,躬耕于东坡,与农人交友,借山水排遣愁绪、探寻真谛。正是在人生的大拐弯处,苏轼完成了从“苏轼”到“东坡居士”的蜕变,思想愈发纯熟通透,自然能镇定自若地转弯,走出“死胡同”。在黄州这五年,他反而将厄境升华为文学、哲学与艺术的巅峰,创作力“井喷”,写下了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《前后赤壁赋》《定风波》《寒食帖》等不朽名篇,开创了豪放词派,将宋代文学推向了新的高度。

山水多转弯,转过弯可见美景;人生拐大弯,生命往往更多风情。在人生拐弯处,弘一法师李叔同堪称楷模。夏丏尊先生说弘一法师做人有个特点,即“做一样,像一样”,而著名学者俞平伯则形容得更为生动完整:“李先生的确做一样像一样,少年时做公子,像个翩翩公子;中年时做名士,像个风流名士;演话剧,像个演员;学油

画,像个美术家;学钢琴,像个音乐家;办报刊,像个编者;当教员,像个老师;做和尚,像个高僧。”这一评价意味深长。人之一生,扮演多个角色,经历诸多拐点,李叔同置身拐点却不慌不躁,对每一个角色都用心投入,每次转变都极为认真。转过弯去,他“做一样像一样”,在每个角色中都取得了不凡成就,实现自己的愿景自然水到渠成。

写至此际,不禁想起“现代戏剧之父”易卜生的一句话:“你最大的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。”人生在世,如何将“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”?成器,即成为像样的人。这当中最重要的是心怀情怀、秉持理性,并为之坚韧不拔地努力;同样,也必须在人生的大大小小转弯处保持从容与沉着。

著名语言学家、“汉语拼音之父”周有光先生在一次接受主持人采访时,被问及百岁老人长寿的秘诀。周先生说:“凡事要想得开,要往前看。”主持人再问:“要是我想不开呢?”周先生哈哈一笑,说:“拐个弯不就想开了嘛。”

此语,是对苏轼与李叔同不朽人生的精辟总结,对极少经历大起大落与急转弯的芸芸众生,亦是照形知今的明鉴。凡人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弯路和拐点,甚至是莫名其妙的挫折与磨难。如果始终不具备“转弯思维”,僵持一种思路,极有可能走进“死胡同”。若深知如何“转弯”,及时调整,绕过障碍,人生的华彩乐章,往往就在转弯之后。

道理,直到后来听果农说破:这样做其实有保水作用,保证果实不会掉落。

吃完腊八饭,村里人见面总要互相问:“腊八饭吃了没?”“甜不甜?”空气里好像真的飘着甜味。后来日子好了,粮食多了,孩子们不用再到各家“借粮”了,可这样的问候还在,那份甜味也还在。如今,人们讲究养生,注重食材搭配,可我觉得,最养人的,还是当年葫芦瓢里互相借来的杂粮,抹在树干上的饭粒,以及寒冷清晨里一声声简单的问候。

蒜味也更足;上好的陈醋,能赋予腊八蒜更浓郁的香气;容器,最好是玻璃瓶,不光密封性好,还直观,蒜头腌泡到什么程度,能够一目了然。待到年节,蒜瓣腌泡得莹绿通透,正好开坛。盛一盘在桌上,搭配饺子吃,咬一口酸甜脆爽,那可真是绝配!

街巷里,熟人碰面,总不忘问一句:“腊八饭吃了没?”朴实的一句问候,透着敦厚的乡情。宽厚的人家,常会煮一大锅,盛给左邻右舍。一来二去,乡邻之间的情分也如同这浓香的腊八饭,变得越来越浓厚。

过了腊八,年就真的逼近了。乡村集市上的各式年货渐渐多了起来,红红的灯笼、喜庆的春联……此起彼伏的吆喝声里,也沾上了浓浓的喜气。一年到头,正是这些带着烟火气的旧习俗,给寻常寡淡的日子,增添了几分鲜活的趣味,也让百姓心里,有了或大或小的盼头。

## 借来的腊八饭

王 英

腊八那天,天还没亮,母亲就在灶台前忙活开了。风箱“呱嗒呱嗒”地响着,腊八饭的香气也跟着飘进我的梦里。吃完早饭,父亲会到院子里的枣树下,用刀在树干上割一圈小口子,把饭抹进去。听老人说,这样来年枣子就会结得多、长得甜。我一直不明白其中的

碗一碗挑出来,再分别浇上稠糯的粥汤,大家各取所需。等到第二碗,面条已经捞完,只剩下粥,每人又可以再舀上一碗粥,慢慢享用。暖意从舌尖一路落到胃里,通体舒泰,冬日的寒气仿佛也被驱散了。

在晋南,煮好的头一碗腊八饭,先要用来祭祀。据东汉应劭《风俗通义》

## 晋南腊八饭

周友斌

中记载:“腊者,猎也,言田猎取禽兽,以祭祀其先祖也。”可见,这古老的习俗里,依旧承载着先民们“腊祭”的遗风。从“腊祭”到“粥祭”或者“饭祭”,改变的只是祭品,不变的是乡民们敬天谢地,祈愿来年风调雨顺的永恒愿望。

腊八这天,还要泡腊八蒜。紫皮蒜是首选,因为质地硬实、水分充足,

## 星期文库

### 译苑草木多故事之一

唐代诗人当中,白居易的诗歌作品在俄罗斯颇受汉学家重视。艾德琳翻译的《白居易诗选》,选译了270多首。翻译白居易诗词的俄罗斯诗人和汉学家多达14人,其中包括著名的诗歌翻译家阿列克谢耶夫、休茨基和别列列申。

白居易的很多诗跟花草树木相关。“人间四月芳菲尽,山寺桃花始盛开。长恨春归无觅处,不知转入此中来。”《大林寺桃花》这首诗先后有三个俄译本,各有特色,引人关注。

第一个译本出自瓦西里耶夫(1899—1938)的手笔。他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(1881—1951)院士的亲传弟子,不仅翻译了白居易50多首抒情诗,还翻译了这位大诗人的代表作长诗《长恨歌》。遵照老师的指点,他翻译汉语古诗词,注重节奏和韵律的传达,我把他翻译的《大林寺桃花》回译成汉语如下:

农历四月再也闻不到/浓郁的花香,/只有在山上的寺院里/桃花才开放。/一直苦闷因为不晓得,/桃花开何处……/未曾想在此又见桃花,/我大喜过望。

第二个译本的译者艾德琳(1909—1985),也是阿列克谢耶夫的得意门生,艾德琳遵循老师的教导,坚持以格律诗译格律诗,既注重内容的忠实,也注重节奏的传达,不过,他不追求诗行押韵,认为追求押韵有时候会以辞害意。下面就是艾德琳《大林寺桃花》的汉译文本:

人世间的农历四月/花卉已凋零,/这座山寺里有桃树/花朵才绽放。/春天消失让我忧伤,/无力唤春回。/在这里又见桃花开/确实想不到。

第三个译本的译者娜塔莉娅·奥尔洛娃,1974年出生,现在是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。她比前辈更进一步,除了重视节奏和音韵,还追求等行翻译,原作是绝句,就译成四行,而不是八行,因此更接近汉诗原作简洁凝练的风格,她选译了《白居易百绝句》,2018年荣获俄罗斯第三届“品读中国”的诗歌翻译奖。请看奥尔洛娃这首译作的汉语回译:

世间四月各种花卉都已凋零,不料山寺里的桃花竟然盛开。春天消逝难以寻找让我烦恼,想不到桃花顺路到了这里来。

节奏工整,韵律和谐,令人赞赏,充分彰显了奥尔洛娃驾驭诗歌语言的高超能力,除了译诗,她还加注说明:江西庐山有大林寺、西林寺和东林寺三大佛教名寺。

奥尔洛娃的先生阿尔焦姆·科布泽夫也是俄罗斯著名汉学家,2019年他们夫妇二人曾来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学,我把汉俄对照的四本诗集送给他们留念。

人间四月芳菲尽

谷羽